

# 徐兆玮日记

五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# 徐兆玮日记

(清) 徐兆玮 著 李向东 包岐峰 苏 醒 等标点 黄山书社

## 剑心移日记

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一月二十九日至民国十八年二月九日

十七年（1928）一月二十九日，戊辰正月初七日，晨起见窗櫺皎白，知下雪矣，约寸许，寒甚，因风小溪不冰，儿辈扫雪烹茶，味极清淳。

祭神子即撤，初二为曾祖云亭公忌日，初七为高祖逸园公忌日，七日二祭，即收神子。时庵府君向来如此，未之改也。

初六日《时报》录延红《柳庵诗话》云：边塞山川雄深，土物丰备，有图经所未载，本草所未知者。如哈士蟆乃关东之虾蟆，因饮山谷参水，腹内结膏，莹白如玉，性温和，能补益，人咸食之。西藏红花能治妇女癆瘵血亏等症，以产于僻区，中原罕知，余因各为一诗，聊当歌诀，用佐医林云尔。《咏哈士蟆》云：一掬参溪水，虾蟆饮自殊。也如猿孕宝，直类蚌生珠。剖视嗟丸小，烹来喜玉腴。多能翻损命，才智有同吁。《咏藏红花》云：万古羌浑域，佳花色渥丹。浑疑天上种，最好雪中看。疗瘵幽闺宝，搜奇本草难。鼎烹宜酒醴，妇子庆平安。

又开封西北军阵亡将士追悼会，谭延闿、蔡元培、李烈钧挽联云：热血溅黄河，犹余杰阁丰碑炳辉日月；英魂归碧落，想见云车风马扫荡幽燕。国民政府挽联云：浩气满中原，允堪勒石铭旌，马革勋名终古壮；战云横北塞，会看犁庭扫穴，铁军驰骤九城开。

一月三十日，戊辰正月初八日，晴寒，残雪不消，风较昨和缓，下午阴云复合。

湘绮楼光绪四年《戊寅日记》：看曾书札，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，而大要为谨守所误，使万民涂炭，犹自以为心无愧，则儒者之罪也。似张浚矣。看曾书疏未尝一日忘惧，似得宋儒之精矣，而成就不大，何也？偶谈司马长卿、卓文君事，念司马良史而载奔女，何可以垂教？此乃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，使皆能自拔耳，即传游侠之意。虽偏颇不中经要，非为奔骗者劝，自来无人发明。

蒋总司令开封追悼阵亡将士大会挽联云：合民众武力，与敌周旋，战血洒平芜，怆然猿鹤虫沙影；本主义精神，为党奋斗，雄风撼河朔，犹有金戈铁马声。初七日《时报》。不及昨日所记两联之雄壮。

剑心移日记  
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一月二十九日至民国十八年二月九日

一月三十一日，戊辰正月初九日，初晴后阴，寒气少退而残雪仍未消尽。

绶青叔之婿严少蓝来拜年，言县长张师石撤任，继任者旧年年底到，于新年接任云。

湘绮楼光绪五年《己卯日记》：七言百韵，诗家所无，所见唯《汤海翁集》中有之，今始见宋薛田《成都书事》百韵诗，可谓何代无才者也！看《唐文·尉迟恭碑》，云洛州人，《史》云翔州善阳人，曾祖本贞，魏封渔阳郡公，祖益都周济州刺史，父伽隋卫王祀室，恭隋光裕大夫，入唐，年七十四卒于私第，官止仪同，追赠司徒，谥忠武。唐小说诬其为铁匠，殊可谓不考之甚也。《唐文》苏廷硕有《蜀长乐花赋》，盖老少年也。酒令举古人一姓名三字不满十画者得子人九，周人。余得孔山士、齐人。丁外人、汉人。汪子一、梁人。王一介。宋人。唐文又有牛上士唐人赋二篇，泾阳牛耸之父，开元以前人。陈总兵言，涤庵忌蒋香泉陷之鲁港，为寇围，蒋登望楼吹角，而寇退，遂告归，胡抚留之，蒋遂大骂，使留此人，无三河之败也。又言罗山分三道攻武昌，寇穴城出战，营几陷，罗故突战，被炮伤，遂死。足补军志所未详也。青词始于《封敖集》，宣宗时人。铁券文自韩建始见著录。二条均《唐文》。王文韶与邵亨豫庸弩一也，而邵抚湘时纵令崇福鬻官贩缺，王遂居然明牧。

藁青叔送血糯一斗、非血糯，实红稻米也。肉松二合，函云：刘河已发现共党标语，惨剧恐难消灭，太邑尚称安靖，惟长途汽车为上海之后门，易受影响也。常令免职，继任者闻为一法国留学生，业致书君武，嘱告我邑弊政，不知能容纳否？

二月一日，戊辰正月初十日，晴，较暖，风已静也。

湘绮楼光绪六年《庚辰日记》：《通鉴》，臣光曰，微子立则成汤配天，吴札立则太伯血食。此言甚谬，宁亡国以全君臣之分，国既亡矣，有何分乎？又吴札不立，吴未尝亡，如此史论以冠卷首，殊不可解。集一联云：碧海鲸鱼，兰苕翡翠；青春鹦鹉，杨柳楼台。

录初七日《时报·凌霄汉阁随笔》一则。清乾隆之书法与诗篇，京师及南巡所历名胜各地皆有，书兼松雪之凝炼，香光之圆厚，可称大家。诗则粗率，多不成句，昔游贡院，见言孔孟言，大是难句，尝语友人曰，得一叠韵矣，即皇帝诗篇真万难是也。又赐阿桂诗：朕居避暑原无暑，卿效贤劳真是劳。则皇帝诗篇更是糟矣。

二月二日，戊辰正月十一日，阴寒。下午，微露日光。

以《海虞文征》十六册赠藁叔，交便船带去，此书有二部，前日函询藁叔，云未购，故以赠之。

录初七日《时报·凌霄汉阁随笔》二则。明初僧人来复以诗受知朱洪武，后以《谢赐膳诗》有：金盘苏合来殊域，玉盞醍醐出上方。稠叠滥承天上赐，自惭无德颂陶唐。洪武大怒，谓殊字是歹朱，末句是谓朕无德，则虽以陶唐颂我而不能耶，欲杀之，而僧已圆寂。朱氏以文字罪人，无理可喻，其奇突怪谬十倍于清之雍乾。今北京各城门之门字例不带钩，闻亦沿自前明洪武时，曾以南京各门字带钩而诛作书之人，则更想入非非矣。

洪文卿纳姑苏名妓傅彩云，事详《孽海花》小说，后湖北名士樊增祥又为作

《彩云曲》，艳迹流传，而《使德前尘》、《庚子围城轶话》亦足占外交史之一页。傅于民国九、十之际尚在京师，适江西议员魏君，年事远迈于所，天貌亦老瘁不堪，而伉俪颇笃。魏君为党人，时传尝脱之于难，以再生之恩订忘年之好，眷属虽非神仙，婚姻颇关道谊。后魏君遭疾，顷忽而逝。道路复多流言，莫能详也。

湘绮楼光绪七年《辛巳日记》：二郎有三说，一云孟昶，即挟弹张仙，后分为文昌及水神者；一云玉皇外甥；一云周初仙人杨戩，皆不经之谈。何猿丈曾奏更正，从后传以为李冰之子，亦不经也。朝议以为三日瑰象严事已久，不可更正，今乃塑为美少年，而幔掩其怪象，他日遂成一臆造正典，反不如玉皇外甥之古雅矣。《骆文忠公奏稿》内有误编者，盖其家唯案时月不看年分之故，苏康堂遂据以作碑，然则谓碑志可补史，其说殊谬。

二月三日，戊辰正月十二日，晴暖。小溪只薄冰，知地气之转矣。

湘绮楼光绪八年《壬午日记》，《说文》：襦，短衣也。桂注：腰襦，云短当为短。短，竖使布长襦，即褐也。褐，粗衣。高诱云，如今之马衣，盖今斗篷，《汉书》：太后被珠襦坐武帐中，盖用行装示女主不轻出，葬用珠襦亦此意也。韩康伯母云，且作襦，汉诗：冬无复襦襦。又以御寒斗篷兼此二用。《尔雅》：藿，山韭，即今春兰；茗，山葱，即晚香玉；蕲，山薺，即建兰之素心者；蒿，山蒜，即水仙，水仙花如杯盏，故取蒿为名，蒿谓釜蒸甑也，花形似之。四者皆香草，海内通有，又分四时，藿取春意，蕲一名鼠尾叶，柔韧，茗取高出之状，亦新说也。

录初七日《时报·凌霄汉阁随笔》一则。光绪末年，河间、彰德两次南北军大会操，冯国璋、段祺瑞先后为北军总统。统率三、四镇之兵力，即今之师，总统犹今之军长耳。及辛亥革命，冯为第一军总统，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，率师南征。朕尝戏言，冯、段之为总统，皆在其民国之为总统、为执政以前。顷阅戊申旧报，则末次大操段为总统时，黎元洪为湖北派来之议员之首席。江苏之首席议员为舒清河，皆军事性质。是则段为总统时，黎方为议员也，思之喟噓。

二月四日，戊辰正月十三日，薄阴，晨有霜而不冰。

苏航始开班，以《南野堂笔记》还程雍之。

宋灌园耐得翁《就日录》云：谚传古语有云，世上好言佛说尽，天下名山僧占多。见《说郛》卷十四。下句口头语不知其出处，今始得之。

连日体中不适，不事事，夜寤早，于枕上阅《湘绮楼日记》，尽一册，则天明矣，老景颓唐，可笑。

湘绮楼光绪九年《癸未日记》：与小舟论肥城张七事，言官军杀掠之惨怒然不忍闻。既而思之，贼之暴有倍于是者，何以不怒贼，岂非重责官军乎？

录初七日《时报·凌霄汉阁随笔》一则：民国以来督閫最为赫赫有名，而始于民元之都督。都督之名盛于三国，衍于晋、唐，隔数百年而复见于民国。袁政府统一之后，废去都督，鉴于藩镇之尾大不掉，则于中央设将军府，各省军事长官皆为将军府之某字将军。以中央之将军督理某省军务，将军是其官，督理某省军务则差也。言本是中央之一员官，不过在外充军务差使耳。所以示大权统于中央，用意未尝不密。其制则仿自明代。明代各省武职之地方性质者以都司为最尊，与布政、按察号为省政府

之三司，而总兵则差名，而非官名。凡为总兵者，其本官皆在京中之五军都督府。同知金事皆可外放总兵，属于钦差性质，言以京中军府之将官而为镇守外方之主持，犹之文官之总督、巡抚，亦皆差使之名词，以京中之京部堂官、都察院堂官出而总督某省、巡抚某省耳。故总督称本部堂，巡抚称本部院，皆指其京中本官而言。以将军而督某省军务，亦是此意，惜势成积重，非虚名可挽，故寡效耳。此言官制甚核，故录之。

傍晚，藁青叔来，留夜饭，去。胡粹士以《胡氏二叶诗存》托藁叔携来，求作序。二叶者：《一粟诗草》，少冲胡益谦著，为粹士之祖父；《啸屏剩稿》，伯衡胡朝铨著，则粹士之父也。有唐文治、高燮二序，伯衡诗已佚，由粹士辑得数首，真吉光片羽也。回忆少时同塾情事，为之恍然。

二月五日，戊辰正月十四日，细雨濛濛，今日立春，殆已有春气耶。

湘绮楼光绪十年《甲申日记》：刘生来问羔裘、羔羊皮之异。余欲以羔为黑羔之专名，即今紫羔甚贵重难得，羔羊则凡小羊皆可。

孙师郑元日函云：丁卯夏正十月内通函以后，迄未作笺，实缘意兴颓放。亚妻张氏久病不愈，药炉茶灶半载相亲，迄今尚未起床。下走对此益无好怀，重以年杪窘迫，几至不能支持，一年容易，来日大难，不堪为知己告也。去年运气至劣，期功之戚、贫病之困为数年所未有，今已到戊辰元旦，或者能消灾降福乎？侍变古人岁暮怀人诗旧例，于元旦行之，又因七绝二字不祥，均赋七律，人各数首，少则一首，以岁首履端之吉日，祝庞眉颐福之耆英，盖将以分诸公之余庆，慰下走之穷愁也。《奉怀四律》邮乞政和，邑馆之款已经汇到君馘处，费神至感。我公近状乞详示，以慰远念。大著诗文集祈早日付印。曹君直作古，其所著各稿均为其子岳瑞毁弃，人有索阅者辄报以恶声，谓此等无用之物早宜付之一炬，吾因念其此亦岳瑞之言，其字指君直稍有微名，故在京为之开吊一次，若欲刻书，断断不可。以上皆岳瑞言。有子如此，真不如无也。

二月六日，戊辰正月十五日，细雨濛濛，霏衣欲润。

后门结篱犹能作工，巡视一过，麦陇饶有秀色，风吹面不寒，殆春气已应候而至耶。夜，照田蚕者稀如晨星，火光则赤，老农以为旱征。

湘绮楼光绪十三年《丁亥日记》：自晋以来，言书者罕言笔，盖竖笔硬纸不劳工巧也。唐人始有王、欧优劣之分，欧不能用硬毫，笔工始贵矣。宋人则软笔硬纸，明清尚软纸，笔亦分兔、羊二种，各以为是。近日纯尚羊毫软笔软纸，古意荡然矣。

《人日雪霁》：腊尾轻寒雪意荒，年头微霰洒昏黄。萧萧松桂生清籁，漠漠云天入睡乡。一幅溪山摊粉本，几家楼榭炫珠光。若为人日添诗料，踏冻寻梅过野塘。

《元夕即事》：濛濛雨打上元灯，老屋霜严酒力增。春在瓮天云水里，昨日立春。一樽相对到懵腾。

二月七日，戊辰正月十六日，阴寒，雪花乱飘如柳絮，竟不下，下午微露日光。

湘绮楼光绪十五年《己丑日记》：魏絮仲云，《曝言》出乾隆时，一老儒南巡时欲进呈，门人知其不可，以素纸如式装之，当呈开视，无一字，大哭而止，此真异闻也。今原本藏潘氏，内有残脱，皆其女所撕去。

录师郑四律。《戊辰元旦奉怀少逵前辈》：文字交深四十年，驹阴迅驶各华颠。本

剑心日记 民国十七年(1928)一月二十九日至民国十八年二月九日

师翁文恭李文诚同传钵，前辈陈见复司业吴竹桥礼部互著鞭。管笏珥貂今似梦，赓酬招燕昔成篇。蓬莱仙侣晨星似，我是班生续马迁。

年年元日忆良朋，回味儿时五夜灯。早唱鸿胪三捷奏，尚余虹气九霄腾。中朝国故君都熟，小隐湖田我未能。无计买山长泛梗，寒鸦绕树恋觚棱。

癸申城东赋授餐，篋中密记署金盞。卯君曾祝南山寿，光绪癸巳七月同居总布胡同，两人生日互相置酒为寿。辰极同依北斗寒。此日分飞等劳燕，当年比翼悉鸩鸾。海王村畔车如水，灯节联裾访冷摊。

世乱驹麟宜在野，天骄豺虎岂能驯。貉邱奚事区南朔，凤纪偏思废夏春。汴中吏禁止民间过旧历年。海内犹存几知己，我生真慨不逢辰。狂歌胜击渐离筑，日盼梅边驿使频。

二月八日，戊辰正月十七日，晴光大放，而寒气犹冽，风却静，地亦融，地气已上升矣。

湘绮楼光绪十六年《庚寅日记》：王伯厚纪闻有似《兔园册》，非著作也，而本朝人多效之。十七年《辛卯日记》：看《端州石室记》，孙伯渊校文句误读，可笑。记云遗土驷马犹言脱屣千乘，乃以为杖龙遗土驷马陵晨，何其妄谬。

录师郑诗一首。《俞曲园师梦中纪事诗手稿题后用柏梁体四十六韵》：经师人师俞德清，五鹿折角声铿铿。群经诸子持议平，古书疑义启晦盲。花落春在舒金英，黄花晚节幽人贞。期颐上寿颯齿生，吴下寓庐讲席横。我昔侍坐称兕觥，酒酣时闻月旦评。旧交曾文正、忠襄李勤恪、文忠杨石泉与彭刚直，山林钟鼎狎主盟。袖中尺素双鲤烹，流传墨宝逾连城。自言深畏过实名，师有致余手札云：东坡云畏过实之名如虎。鄙意同之。春冰虎尾心胆惊。淡泊宁静无所营，著书珍拟昆山琼。花甲再周宴鹿鸣，汉廷鸿杖纛桓荣。忧时恤纬心怦怦，膏肓二竖痼疾纒。梦中得句叉手成，若与古人相酬贻。治乱循环运会更，天何言哉四时行。惟圣先觉洞物情，鸿沟预烛楚汉争。思归海客浮重瀛，《梦中诗》前数首于辛亥以来十余年之事不啻烛照数计，第五首有“纷纷海客整归装”之句。拂天闪闪蚩尤旌。自由瞽论喧雪藕，紫宫三星耀橈枪。寻戈互讨惊霆砰，何年龙降群仙迎。兴云润此魴鱼颊，乾坤得一皆清宁。共球琛琛输八紘，又有“六龙一出乾坤定，八百诸似拜殿前”句。殿前作赋金石声。德动天鉴霏祥霙，五风十雨符瑞呈。拨乱反正苏疲氓，云霓望慰咸归耕。此非呓语由至诚，思之思之通神明。愿书万本付墨卿，行看浩劫消刀兵。

曲园《梦中纪事诗》忆曩曾见之，今已忘矣，当函师郑询其详也。

二月九日，戊辰正月十八日，阴寒，有雨意。

午后赴邹云亭饮，其子定亲也。

湘绮楼光绪十九年《癸巳日记》：勘《封神演义》诸神名，大有脱落，此书亦宜有校本，非考据不知也。内用狼筅字，知在明世宗已后，故魏上公未之重也。另有论封神传一条，已采入《黄车掌录》。

去岁师郑寄予诗一首，纪时事，偶于乱书中检得，录存其稿，亦诗史之一斑也。《宣传篇七古二十韵》：丁卯九月作。南中友人来京，述年来东南军事，均以宣传队为先驱，其言甚蚩蚩无识，翕然从之。及其地盘既得，惟攫民以自肥，夷考其实，乃与宣传大相左，民始窃窃然疑之，然子遗之骨髓已敲吸殆尽矣。湘、鄂诸省清党之役，诛戮至逾万人，被杀者以青年为多，尤可痛也。近日《大公报》记者有《论青年之运命

与中国之运命》一篇，至为透彻，其中要语有云：近年宣传之说兴，更公然以造谣骗人为治世长民、猎官弋名之正轨，以此而成个人之功业，天下事无此便宜，以此而谋国家之建设，历史上无此廉价。洵为一针见血之论，痛切极矣！不佞意有所感，因成宣传篇二十韵，聊当舆人之诵，欲兴国而救民者盍亦知所返乎？

言过其行圣所耻，今之从政惟宣传。于古亦有传宣吏，职同圉仆司橐籥。标新领异古未有，迷茫空气腾云烟。儒佛两家戒诳语，于今诳语连千篇。满堂满室壁中简，一授再授圉上编。假托名字窃民意，濡染大笔真如椽。吁嗟周黎困水火，赧鱼谁为解倒悬。虚词荧听众易惑，翻车载道流惨涎。欢迎颂声犹在耳，剥肤惨痛涕泗涟。犹吾大夫竞掎克，取千取万珍珠船。画地为牢恣敲吸，衔冤庶女空呼天。沪上陈群未失势时，捕良民数百人，勒索巨款，不纳则予以监禁。及事败遁逃，尚有二百余人未释，均无案卷交代，其暴谬如此，均见报载。万家敝赋供悉索，室如悬罄藜床穿。出尔反尔忽清党，屠杀盈万皆青年。骊黄牝牡悲共尽，青衿杂厕红妆妍。党争不惜耗元气，鄂湘流血几成川。三吴两浙祸未已，左广右广相回旋。宣传流毒乃至此，监门图画披泫然。苍颉造字鬼夜哭，穹苍应悔奥窆宣。不如结绳反初服，不知不识安耕田。没字丰碑耸八极，奚烦虫篆纷雕镌。

二月十日，戊辰正月十九日，阴雨竟日，夜寒气凛冽如严冬，惟溪水不冻，盖春气已贯输地脉矣。

湘绮楼光绪二十年《甲午日记》：寄禅僧来问，僧敲月下门，胜“推”字易知，何必推敲？余云，实是推门，以声调不美改用敲耳。敲则内有人，又寺门高大不可敲，月下而敲门是人民家矣。敲字必不可用，韩未思也。因请张正旸改一字，张改关字，余改留字。大考单第一名即闾阖也，实为可笑，此人必革第一，例不终也。

补作《戊辰元日诗》：未进屠苏饮，先闻爆竹声。琐窗飘梦雨，银烛送残更。除夕然烛称守岁烛。林雾常如晦，泥途不可行。拥炉闲散甚，忘却是新正。

止酒兼茹素，居然粥饭僧。菜根犹可咬，肉食本无能。小劫生贤圣，微尘息爱憎。一元仁意盎，此理岂难凭？

二月十一日，戊辰正月二十日，晴寒，午后微阴。

徐子洲娶媳，以舟来迓。以风严，令植儿往。晨，觉头晕，起已九时。午，饮酒，复觉微晕，疑是肝阳。

赵倚犀寄来古泉二组，第一组五枚：大龙凤绘钱、和合如意三多九如、大平丰宝、常平小平、户玄八。天下太平各处安宁小钱，予选天下太平小钱一枚。第二组十枚：八卦符篆大钱、天启大钱、十一两密。唐将千里马钱、翻沙之精致者。龙凤小平、似是而非。广政、最精，定价十元，亦昂。景泰康国中泉三十、新铸。建文荇叶四铢，字不清晰。云须全购，定值亦昂，还之。又附《探春词》一阙，小有姿致。

阅湘绮楼光绪廿一年《乙未》、廿二年《丙申日记》一册。

《戊辰元日》续：除夜悬神子，寒家有旧章。两番申祭奠，七日谨收藏。岁终悬祖先像，新年晨夕设供，至落灯而罢，见新年杂咏，知此风古矣。予家因二日为曾祖云亭公忌日，七日为高祖逸园公忌日，几筵二祭，祭毕而撤。禱轴题签在，始祖以下遗像时庵府君皆手自题签。楹书手泽长。先世所藏书籍多毁于道光二十六年闹租之役，郑光祖《一斑录杂述》可证也，惟《吴中水利全书》三册犹是青箱故物。高曾留矩矱，髦勉绍前光。



与孙师郑函云：上元前一日得元旦所发函，喜慰无已。去岁阴雨送腊，新正亦晴光罕见，殊鲜欢绪。辱赠名章气象光昌，可卜今年之褊福，容勉竭驽骀，以答厚贶。岁底得《湘绮楼日记》，借以消遣短晷，日尽一册，此老风趣，故自不凡。曹君直之长子名岳觐，在外交部，君直歿后曾一再见，忆在京曾以明人诗牍卷索题，后为携归南中，屡催不得。告之岳觐，因为检还，并云其先人著述在叔彦处，又言其弟争据藏书古玩，颇为愤愤，似尚不至若来函之所云，不知岳瑞即其弟否？总之叔彦亦非能料理此事者，文人心血传不传自有天命，非人力所能致也。复修在禁烟局得一位置，文人失职，可叹！去岁秋冬间不甚为诗，除夕曾赋数诗，新正偶一为之，另纸录呈，打油、钉跋一流，不足当诗史阁主人一盼也。

二月十二日，戊辰正月二十一日，畅晴，地亦开冻，下午阴云四合矣。

昨所选各处安宁小钱似曾见之，后检旧岁钱目单，曾一寄来，以不精而屏去。今复披沙拣得，所谓每况愈下矣。

《戊辰元日》续：诗卷编年好，常留旧梦痕。薄寒生水阁，清昼闭衡门。柳树堪为号，桃花未有源。晋贤如可作，何处觅南村。

阅湘绮楼光绪廿四年《戊戌》、廿五年《己亥日记》一册。

二月十三日，戊辰正月二十二日，晨闻榕儿云雨雪，即起看之，已融，雨潇潇不止，午后稍霁，返照射粉垣作胭脂色。

张映南函云，外姑葬事已择闰二月廿四日，又催《贞孝亭记》，石亭已于去腊竣工。

阅湘绮楼光绪二十六年《庚子日记》一册。

二月十四日，戊辰正月二十三日，晴，有霜，较暖，下午又阴。

孙师郑元宵函言：尹君交到惠赐先室贖金，拜领之余，愧谢无既。兹有致良士一函，因未审其近在何处，乞为加封转寄。前于新正五日寄上《奉怀七律》四首，计已察阅，乞赐和章，它日拟刊成《戊辰岁首怀人诗》一卷，并将和诗加入也。报纸所载拙作《怀人诗》剪呈莞正。闻杨千里有来宰吾邑之说，未知确否？

阅湘绮楼光绪二十七年《辛丑日记》一册。

二月十五日，戊辰正月二十四日，晴阴不定，无风。

成《贞孝亭记》一首：旌门之典，权舆汉代，三老设专官掌教化，凡孝子顺孙、贞女义妇，皆扁表其门，以兴善行。自唐以来，仍循故事，乌头双阙，法式繁重。五代始改从简易，第高其外门，门安绰楔而已，然皆官为营造也。近代应旌表者，官给银听自建坊，其坊制或四柱，或二柱，或设于门，或别建他所，又或树碑以镌铭，构亭以表德，质文递嬗，规制迭更。盖将以风厉薄俗，化示闾阎，非以是为表褻也。虞山为言子故里，其士女崇节义、敦孝弟，古贤流风，千载未沫。出镇江门，循山麓行，坊表相望，入破山寺山门，有亭翼然道周，则张湘贞女士贞孝亭也。女士为外舅子莼公长女，字于庞，未婚而婿死，矢志不嫁。父诏之曰：未婚守节，非礼也。女士曰：吾行其志而已，愿事父母以终吾身。乃撤环珞视饗膳，佐母庀家政，秩序肃然。仲嫂

病歿，嬰媿稚弱，携持调护，迄于成立。居父丧，哀毁尽礼。母有肝疾，晨夕侍奉，无间寒燠。奄先朝露，未克终养，天若靳之，岂初志所能料哉？夫家庭庸行，非若奇节孤诣之可称述，而坚苦卓绝之操，矚然不移之志，三十年如一日，盖士夫之所难，女士独优为之。呜呼，可谓贤已！民国十二年，乡人列其行诣，请于内务部，褒扬如例。越四年，兄鸿弟洵始择地建亭，砉石以待，曰愿有述也。于是，女士歿十年矣。世变日亟，习俗益漓，卮言曼衍，疑若道德不足以救亡，不知孝弟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至，固亘古今合中外而无歧异也。赵威后生战国扰攘之世，独称北宫婴儿子率民而出于孝情，又称一女不朝，何以王齐国、子万民？其知言哉，故为之记，俾过斯亭者有所观感焉。

二月十六日，戊辰正月二十五日，晴，午后云起，有微雨，旋霁。

母羊昨生三子，一小羊夜阑出，溺于厕。

阅湘绮楼光绪二十八年《壬寅日记》一册。

二月十七日，戊辰正月二十六日，晴暖。

程雍之寄《尹楚珍年谱》一册、《云南丛书二编本》。楚珍名壮图，乾嘉时以直谏有声于时，此谱为其自记，五十九岁以下则其子所续也。

与内子、桂、榕二儿入城，由五渠行，逆风，四时始到。

二月十八日，戊辰正月二十七日，晴，转南风，仍寒。

欲访映南，闻映南小病，未往。至沈镜明书肆，与偕访良士。良士方为雀戏，与旭初谈，即以师郑函与之，傍晚始归。

二月十九日，戊辰正月二十八日，晴，稍暖。

午后，至燕园，与映南谈。映南极推杭辛斋之《易》学，又示予诗词清本，甚少，云散失者，将搜集，且谓集非手定，将来未免榛櫟不剪。然则师郑之亟欲予编定诗文集，非无意也。

二月二十日，戊辰正月二十九日，晴寒。

邹云亭、龚晋卿来，云程悦顺已死。云亭欲为项桥地保，乞予函致翰叔。晋卿则以江伯颐兄弟处催租一缺，挽予作荐。各予一函，二人盖乘轮即日归去也。

午后，肝阳大发，竟日未出，或云今日雨水节，岂老年身体与气候有如此之感应耶？夜早寝，觉倦甚。

二月二十一日，戊辰二月初一日，晴，稍暖。

午后，访瞿良士，谈良久。江受之属向良士索《大悲忏仪略解》，得二册，盖信佛者所印送也。

阅《小说月报》十八卷十一号郑振铎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》，摘录之：《三国志演义》有李笠翁批评本，有李卓吾批评本，目录前有江上缪尊素序，目录后有康熙丁卯山阴戴易《书富春东观山汉前将军壮缪关侯祠壁》一文，大约是翻

刻时新附上去的。《水浒传》有五本：一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、王庆《忠义水浒传》，已残缺；一文杏堂评点《水浒传》，题页上写《李卓吾原评忠义水浒传》，凡三十卷，不分回；一钟伯敬先生批评《忠义水浒传》，凡一百卷一百回，其中有征辽、征方腊的故事，而无征王庆、田虎的故事；一汉宋奇书本一百十五回《水浒传》；一金圣叹批评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《水浒传》，又一部为《征四寇传》，乃系取汉宋奇书本中一百十五回本《水浒传》的下半部另行刊印的。《岳传》不止一种，所见者已有三种：一、明于华玉著的《精忠传》，这是完全依据史传而写成的，颇罕见；二、八十回的《说岳全传》，这是最流行而事实最繁多最幻怪的一本；三、《精忠全传》，也题为李卓吾先生评，而序文则为明人李春芳所撰。观序文所说，似此书亦即为李春芳所著，内容与近代流行的八十回本歧异甚多，似八十回本乃即由此本衍述而凭空加入许多幻想而幼稚的事实者。此本凡八卷，每卷有标目十则，即为八十段。此本刊刻至劣，袖珍本，粗黄纸印，显为道咸间的刊本，当是坊间很容易得到的书。《新刊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》，亦名《海瑞案传》，题页上写着晋人羲斋李春芳编次，当是讲海瑞故事诸书中之最古者，此书为袖珍本，刊刻甚劣，亦为道咸间刊本，当不难得。

二月二十二日，戊辰二月初二日，晴暖。

午后，与桂、榕二儿虞山公园观演剧，平平而已，散甚早，由寺前步归，尚未晚也。

续摘录郑振铎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》：李卓吾先生原评《西游记》，金陵大业堂重刊本，有插图。《西游记》今所流行者有三种评本，一为悟一子《西游真诠》，一为张书绅《西游正旨》，一为刘一明《西游原旨》，而李评本则极罕见。钟伯敬先生批评《封神演义》，题页上写四雪草堂订证清籁阁藏板，四雪草堂为清初褚人获氏的书室。此本正与他的《隋唐演义》同一板式，惟《隋唐演义》曾经褚氏改编，而《封神演义》则一仍钟伯敬先生原本的旧贯，无大更动，插图凡一百幅，每回一图，皆葑溪马良御所镌，雕刻工细，所见诸本《封神演义》中，此本乃最精者。《新编扫魅敦伦东游记》，一名《续证道书东游记》，荥阳清溪道人著，华山九九老人述，凡二十卷一百回。《新镌批评秘本王支矶小传》，题页上写烟水山人编次，醉花楼梓，正文第一页则题天花藏主人述，共二十回，书颇罕见，内容不外为天花藏主人所刻的《玉娇梨》、《平山冷燕》一流的佳人才子悲欢离合的故套，惟颇有道学气。

二月二十三日，戊辰二月初三日，晴暖。

到城时因天冷，仅带皮衣，不知其骤暖也。因之颇懒出门，然偶出应接则御重裘者仍不乏，可见柔筋脆骨者之多。

再续摘录郑振铎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》：《新镌评绣像赛红丝小说》，题页上写着《天花藏秘本赛红丝》，共十六回，系明刊本，首有天花藏主人序。《幻中真》，题页上写着《批评绣像奇闻幻中真》，凡十二回，明末或清初刊本，首有天花藏主人的序，正文第一页题著烟霞散人编次。《五凤吟》，步月主人订，凡四卷二十回，道咸间刊，袖珍本。《绣像两交婚》，题页上写着步月主人著，枕松堂梓，凡四卷十八回，亦为道咸间刊本，虽题《平山冷燕二集》，实则二书事实并不相接，惟其故事之结构甚似《平山冷燕》耳。

二月二十四日，戊辰二月初四日，晴暖。

午后，访瞿良士，谈良久。

得翰叔二月廿二日函，言东三、东四地保由项桥江伯瑜、万吉人等推程悦顺之帮办张裕生，已定见矣。

三续摘录郑振铎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》：《绣像呼家后代全传》，题页上写《半闲居士批点〈绣像呼家后代全传〉》，内附陈琳救主，始终同载，金阊书业堂梓，书凡十二卷四十回，首有乾隆四十四年滋林老人序。《绣像春秋列国新增西周演义》，袖珍本，嘉庆元年镌，题页上虽写着蔡元放批，其实并非蔡本《东周列国志》，这书凡十六卷，自武王伐纣起，至秦政统一天下止，是完完全全的周代全史，卷首有云间陈继儒序，序末又有乾隆四十四年仲春月新镌一行字样。《绣戈袍全传》，福文堂梓，道咸间刊本，题江南随园主人著，古番曾放翁校正。此书即演述弹词《倭袍传》之故事为小说者。《常言道》，题落魄道人编，有西土痴公嘉庆甲子的序，凡四卷十六回。《蜃楼志》，嘉庆九年刊，庾岭劳人说，禺山老人编，凡二十四回。《情梦析》，道光壬午年刊，蕙水安阳酒民著，西山灌菊散人评，凡七卷二十回，无序。

二月二十五日，戊辰二月初五日，晴暖。

约薛海船今日来，收拾作归计，未带棉衣，不可留也。于书摊购坊刻《清宫词》一册、《袁世凯演义》二册，备舟中消遣。

四续摘录郑振铎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》：《绣像吴江雪》，题页上写着衡草堂编著，东吴赤绿山房梓，明刊本，共四卷二十四回。《醒风流奇传》，似为明刊本，多钞补，鹤市道人编次，无序，凡二十回。《归莲梦》，明刊本，苏庵主人编次，题页上写着《传奇二集》，则苏庵主人不仅作此一书，惟不知《传奇一集》乃是何书耳。首有作者自序，全书凡十二回。《新刻才美巧相逢宛如约》，惜花主人批评，醉月山居刊本，未题为何人所著，凡四卷十六回。《绣像忠烈全传》，咸同间刊本，凡六十回，有正德元年戏笔主人的序。《新镌海烈妇百炼真传》，三吴浪墨仙主人编辑，凡十二回，叙的是清康熙初年徐州海烈妇事。《一捧雪警富新书》，题页上写着《添说八命全传一捧雪警富新书》，安和先生著，凡六卷四十回，有嘉庆己巳敏斋居士序。凡长篇小说二十五种，皆余所未见者。《一捧雪警富新书》即近人所述《九命奇冤》之祖本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，戊辰二月初六日，晴暖。

九时开船，下午三时到家，风水俱顺，惟河漕逆流，须挽纤耳。

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短篇小说，有《觉世雅言》、明刊本。《醒世恒言》、原刻本，目录上第二十三回尚为金海陵纵欲亡身。《拍案惊奇》、凡三十四卷，有短篇故事三十四篇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、三十四卷三十四篇，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则有三十九篇，其回目与次第亦多不同。《古今列女传演义》、东海犹龙子著。《觉世名言第一种》、即李渔所著，一名《十二楼》。《贪欢报》，一名《欢喜冤家》，联经堂刊本，袖珍本，小字，图极粗，当为翻刻本。亦据郑振铎所考索者。

阅湘绮楼光绪二十九年《癸卯日记》一册。

二月二十七日，戊辰二月初七日，晴，风忽狂，殆将应初八风暴耶？地亦泛潮，郁蒸，恐成雨。

阅湘绮楼光绪三十年《甲辰》、三十一年《乙巳日记》一册。看船山讲义村塾师可怜，吾知免矣，王、顾并称湖南定不及江南也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戊辰二月初八日，微阴嫩晴，郁蒸愈甚，然竟不雨。

前日得何子诒函，为其子谋花行职业，云王秀桥老广勤将开秤，何市豫康停歇，伙友四人欲转致翥青叔推荐，予函复嘱开其子年岁经历，以便转交。今岁未至公园，今日始往一游，与翰青叔谈良久。县政府派二五库券，何市乡为甲等一千贰百元，方发函募集也。

阅湘绮楼光绪三十二年《丙午日记》一册，寻《广记》，得五代时八仙，以证西安八仙非湘子等辈也，盖宋初改兴庆池为之，李八百，忘其时代，长寿葛永瓚并未知其事迹。

二月二十九日，戊辰二月初九日，晴暖。寒暑表升至七十余度，换夹衣犹觉热，地亦潮湿。

先太夫人生日、亡室唐夫人忌日，率诸儿设祭，饮酒一壶，已觉醺然。

《妇女杂志》十三卷九号，微知《浓茶的患害》云：饮茶过浓，不但无益，而且有害，如一日用茶叶二钱至四钱，固属不妨，因茶叶中所含的茶素不过三四厘耳，尝有日食茶素八厘者，即日用茶半两至一两，则脉数心跳欲溲溺，心思昏乱而醉，可见浓茶的为害不少。予亦喜饮淡茶浓泡者，录此自警。

未至城时，以顾涵若墓志及《竹素园丛谈》交翰叔，且述渊若各得其一之言。今日叔以《竹素园丛谈》还予，云中含复辟色彩，太觉浓郁，又以《养拙居诗存》一册嘱为定。

以《大悲忏仪略解》一册送江受之，伊习忏仪，性所喜也。

湘绮楼光绪三十三年《丁未日记》：《论语》上篇即内篇也，以雌雉终，即获麟之义。子路不能色斯翔集，故及于难。讲《论语》多不可通，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似商臣孟德口气，非垂训之道。又，仁甚，水火亦自难，谓避仁甚避水火，不至如此之甚。谓用仁甚用水火，民初不用仁，又不应该蹈死，蹈仁而死，是杀身成仁，则避仁作何避法？

三月一日，戊辰二月初十日，晨大雾，对面不见人，雾散渐放晴，暖气不减昨日，枯林亦转绿矣。

以《虞山丛刊》片三种寄程雍之，抵前年所取《屑玉丛谈》四集。

湘绮楼光绪三十四年《戊申日记》：讲李诗，翻永王璘传，璘受肃宗抚育而狂昏自死，李反责帝未为公允。考荔挺即今水仙，余所谓山蒜，郑注以为马薤者也。积年蓄疑，一旦豁然。

胡怀琛《古今诗歌变迁小史》下篇，将来于实质上变化之预测，以为诗歌里至少有六种新加入的实质：一热烈的感情，二精密的科学观念，三冒险精神，四积极的享

乐主义，五奋斗的精神，六超越的宇宙观。《小说世界》十六卷二十五期。

《南村读书之经验》云：童时居乡间，得《四库目录》而披览之，其中小品为吾所欲读而不获一见者，日夜萦绕于吾心中。今日影印排印之术盛行，得书之易百倍于当年，当日所欲读而不获一见者，今大半陈吾架上，然而未能一一读毕，每展一编辄苦日短，是可慨也。然苟努力不懈，日读一册，亦何患书多。亦见《小说世界》十六卷二十五期。此言实获我心，可以为读书之法矣。

三月二日，戊辰二月十一日，晨闻雷，微雨，渐开霁，午后杲杲出日矣，北风，稍寒。

陆枝珊初九日函云：寄奉蔡瀛壶《闲闲录》一册。此老胸襟旷达，不著纤尘，千里神交，时有秋水蒹葭之想。弟近来息影江村，杜门养晦，追念旧游，如蜗隐、灵南、钓徒辈及寓公少梅、柳凡、醉竹，均已墓草青青，溪山无恙，人事全非，伤时感逝，何以为怀？想足下知之，当亦有人琴之感也。

附诗一首，录存其稿。《述怀，用友人韵》：榻来清梦赖扶持，何处梅花寄一枝。劫后飘飘桑海感，病余料量药笼资。年来患痔疮甚剧。吟魂已悟三生石，长命还留五色丝。归隐江村无所事，予自丁卯秋间避居江上。遣愁惟有酒盈卮。

湘绮楼宣统元年《己酉日记》：正月四日作两诗，谭以压崇钱为压岁，随而正之：绿酒红灯夜向阑，华堂儿女有余欢。一厘旧识升平制，百岁同增福寿完。喜共椒盘闻吉语，巧翻花样异铜官。世间压力应无比，只为钱钱得最难。

招要衡俗重年更，里巷安和遂物情。廉似刘公劳手选，贫如赵壹已囊倾。青丝百万谁贲嫁，赤仄频烦且罢征。莫道腰缠伤鹤背，铜圆渐比五铢轻。

考七夕典故起自安公，盖秦人旧俗，至成武丁乃有牛女之说，后遂成故事也。

三月三日，戊辰二月十二日，晴寒多风。

樱桃已红，梅花将落，儿辈因花生日粘红条于花木上，殊合祝嘏之义，不知始何时也。

卖药商人以《百龄机册》乞为题词，予书“换骨神方”四字。

何子诒寄来其子永安名条，嘱转藁叔。

与藁叔函言：月杪到城小住十日，新长颇有非议，最奇者发见标语，打倒共产党徒吴公耐，而其文告则煌煌然，谓撤销催租处而起蜚语。又报章公然载出卖市乡行政局长之价格，闻海虞蒋大块有摇动之说。妓赌只要出钱，皆可弛禁。政府如此，可谓一叹。江阴自杨舍为共党烧劫后，吾邑西乡甚为吃紧，闻迁居入城者已不少矣。附呈《除夕》、《元日》诸诗，聊博一粲。何子诒闻老广勤有移设王秀桥之说，欲托我叔荐其子，附名条一纸，乞为之设法，感感。

三月四日，戊辰二月十三日，天未明时雷雨，晨渐止，春寒甚严，衣两棉犹觉单薄。

闻吴市龙灯极盛，吾镇西市梢亦有自乡来赛者，西乡迁居，而东乡娱乐，亦大怪事，岂所谓得过且过耶？

阅湘绮楼宣统二年《庚戌日记》、三年《辛亥日记》一册。《华山碑》三本，长垣本归刘燕庭，四明本归阮云台，华阴本归梁茵林；刘孟瞻又得扬州市肆本，李约农得南昌本，李山农本整裱归张樵野，此为后三本，余皆未见。《庚戌》。汤丸谓牢丸，著汤

者，始见《随园诗话》，最近典也。考樱桃即移，樱花即棣，移名常棣，又名夫棣、棠柎，皆以尊名。唐者空也，空花不实，故以花名棠，即杜也。杜，今海棠，有无数种。棠，即白海棠，今苹果花、红沙果花，皆白而香，亦有无数种。含桃以荐麦，今夏至桃、樱桃四月熟，实小似桃而名之，三代不以为桃也。《辛亥》。

三月五日，戊辰二月十四日，轻阴嫩晴，春寒未退。

理书籍，各从其类，金石得三篋，尚未尽，书目得二篋，尚有检寻未得者，老年易忘，殊费记忆力。

阅湘绮楼民国元年《壬子》、二年《癸丑日记》一册。看《石记》，端午桥不知东武戴侯，乃言考据，可怪也。看程允升《幼学珠玑》，今改曰《故事琼林》，当日天下通行，今不甚读矣。音辄作浅，未得所由。《壬子》。看吴光耀《宦学录》，大致讥切朱注四子书。《癸丑》。

三月六日，戊辰二月十五日，阴寒多风。夜雨。

今夕龙灯至市，儿童皆欣喜，而为雨败兴，天公不做美乃尔。

十四日《时报》，苍松《孔二先生之今日》末一节，可为谈资，摘录之。南通张季直自乙酉中了顺天乡试南元以后，下了多少次的会试场，没有中。直到甲午那年，会试出了：达巷党人曰“大哉，孔子”的题目，张四开首来了一个破题：是时人口中之圣人，即万世目中之圣人也。喜得那考官李鸿藻、李石曾父。徐郙、汪鸣銮、杨颐等彼此传观，张四算是沾了孔二的光，中了。还有一位常熟孙同康后改名雄的文里有“百家腾跃，攀户牖而同归；万象驰驱，仰鸿钧而独钧”，受了考官的激赏，姓氏高标，却不知完全抄袭《夫子庙堂碑》也。此人现充京大文科国文主任，只这样便算是旧文化里一个头等脚儿。

孙师郑初五日函云：新春邮诗，盼复。迟至昨日二月初五始得诵正月廿一日手教二纸及《除夕》五律六首、七律一首，三复十读，觉闲适隽雅，不啻展《剑南集》也。侍窘迫依然，亚妻张氏病已半年余矣，终夕呛咳，头颈筋胀不已，服药亦无效果，殊为焦灼。侍胸中未尝不旷达，而境遇所迫，实逼处此，直觉跬步荆棘矣。近日无聊已极，清晨手写《郑斋师友文存》数页以自遣，略仿湖海文传之意，卷帙视文传大减，因付印不易也。不拘学术门户宗派，虽以“有物有序”四字为归，吾兄大作及张仁卿师、王聘三丈之作以及吾乡师友遗文，乞特为注意，随时写示。侍拟手写成书，即以付之石印，此事实赖吾兄鼎力协助，万勿推诿，至盼至盼。鄙意于故乡人士尤拟多录也，近作《法梧门生日诗》二首，已载报纸，剪呈郢正。

三月七日，戊辰二月十六日，风雨竟日。

诗兴忽发，成《钱湘圃七十述怀和诗》四首，所谓做韵，非做诗也。诗写入诗录中，自信为可存。

阅湘绮楼民国三年《甲寅日记》一册。正月廿二日春寒恻恻，又似拿办沈鹏翰林时景物。料峭春寒夜色暮，灯昏雨细被如冰。廿年前向闾门宿，还忆东朝遇沈鹏。常熟孙同康，送书诗人也，有《同光诗史》之选，诗人无我名，亦足异矣。柯凤笙驳签《魏史》、《元史》，欧阳辅极不平，此犹承平人习气。

三月八日，戊辰二月十七日，雨稍止，而阴寒风厉如昨。

前日得师郑《法时帆生日诗》，录存之。

《戊辰正月十七日，亮集社长招集同人为法时帆祭酒作生日，赋七古纪之，函来索和，次韵率成二首》：主人有酒娱今朝，弹棋斗韵宵复宵。庚寅览揆祀祭酒，旗亭赌唱夸龙标。先人执友首存素，拈花一笑频相招。落笔万物皆我有，《祭酒三君咏》为舒、王两先生及先高祖吉士公作也，其题赠先公句有云：想当落笔时，万物皆我有。五城十二楼，谁复辨某某。一笑拈花枝，妙谛得诸偶。天仙游戏携双髻。雪城转饷诵题句，没胫六出马不骄。祭酒《雪城转饷图》诗有云：太守志忠孝，上马日杀贼。兵出打箭炉，天地为惨黑。峪岬雪城路，上下绝欹侧。辗转践寒冰，人马俱颠蹶。佛云片石伴忠骨，诒谋百世永不祧。先高祖太守公万里归骨，一棺外惟一石，《天真阁集》有《佛云石歌》。胝沫遗集思无斁，珍秘不数英琼瑶。今时九字苦锋镝，梦想全盛如闻韶。戴侯嗜古并好客，醺醺春意涵心苗。讷句欲抗古人席，嘉庆乙丑正月十七日，张船山招同人集于蜚鸿延寿草堂，为祭酒作五十三岁生日，赋诗各以其字为韵，时吉士公亦在座，祭酒有句云：坐客皆诗流，佳句烦铸镜。还醇期革薄俗浇。蜚鸿延寿续画卷，伫看妙腕图云绡。其一。

道丧文敝非一朝，鼓篋谁肄三雅宵。时帆祭酒逝百载，成均名字铜柱标。名人生日月有表，荐馨频岁良朋招。我生周甲又三岁，童心未化犹垂髻。徐侯昔年祀存素，萱花不老真天骄。乙丑正月，曙岑得祭酒手写诗册，曾招集同社作祭酒生日，曙岑太夫人今年六十有二，其生日为正月十四日，先祭酒生日三日。戴侯继起洁苹藻，诗坛无使俎豆祧。船山介寿堪踵武，譬如汤馥馐虞韶。座中画手几罗毕，两峰、蕉麓均有《诗龕图》，席间少章任君蒨士均工画，亮集乞为作图。髯翁题句褒朱瑶。东坡《观东瑶画文殊普贤诗》云，朱瑶唐晚辈，得法尚雄深。文章性情本一贯，祭酒作《渔洋生日诗》云，性情之外无文章。欲蕲往哲培灵苗。治平勋业让时彦，且办抱瓮岩花浇。祭酒五十八岁《生日书怀诗》有云：治国平天下，且暮诸公望。又云：何如碧岩侧，卧看桃花放。陆沉何事郁孤愤，绵绵恨海流蛟绡。其二。

十七年三月九日，戊辰二月十八日，雨止而阴，微见日，俗云老和尚过江，必有风雨。然竟不雨。

程雍之寄来《中国小说史》一册，予前日所托购也。

赵润芝挽诗：卓斋之父。宦海投簪早，家园径未荒。永嘉留政绩，虞麓息归装。江上军烽靖，壶中爱日长。艰难悲往事，九折赴羊肠。先生与家人叙述往事，有困苦艰难不异羊肠九折之语。

雏凤丹山路，坝麓有二难。传家貽治谱，仍世振儒冠。仙苑难回驾，人寰已厌看。他时华表鹤，风雪语尧寒。

赵倚犀寄来古钱三十枚，计三组：第一组紫气东来鸿图燕喜、不精。铁庆元同元、铁凉熙同元、背文不清晰。嘉泰、元，有。又五、五字不清晰。绍定五、有。淳祐六、六字不清晰。淳祐、七。小平嘉定五、五字不清晰。徐治平、可疑。天盛、有。祥圣小钱、元丰小钱，第二组小常平，训生一、训天五、口元三字不晰，训土十、训工，穿右不晰、户光口，穿右一字不晰、户地口，穿右一字不晰、户玄八、平天一、平天七、平日二、口天五，上一字不晰、营二〇。第三组小唐国崇祯背重轮、砲、此是棋子背，画不清晰，穿系凿出。万历。背四圈，此穿孔涂没者。予选淳祐七、祥圣、常平五枚。训生一、训天五、训土十、户玄八、营二〇。



三月十日，戊辰二月十九日，晴，午后微阴。

阅湘绮楼民国四年乙卯五年《丙辰日记》一册：看吴华甫笔记，痛恨于李、张，知天下有心人固不如我之凉血也。但不知其真恨否，毋亦能知不能行耶？看诗，蛾眉、鹤发云云，不觉有感。女宠而论年，是不知宠嬖者也。唐玄之于杨妃，庶几非好少者；武氏之控鹤，亦庶几自忘其年者。余有句云：“安得长见垂髻，如君百岁不祧”。亦庶几知论老少者。欲作一诗发明其意，嫌于太褻，要之，此千古之大惑也。登徒子其贤于宋玉乎？为之一笑！已而看昨日《日记》，八十老翁自比林黛玉，殆亦善言情者。长爪生云：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。彼不知情，老不相干也。情自是血气中生发，无血气自无情，无情何处见性？宋人意以为性善情恶，彼不知善恶皆是情，道亦是情。血气乃是性，食色是情。故鱼见媼施而深潜，媼施见鱼而欲网钓，各用其情也。墙窥不许与疥痔、七子皆与情无关，正是事理当然，文人戏言又足论乎？武氏控鹤，与登徒差似，但控鹤非其配耳，此则武氏之不幸，彼道任性不用情也。说来说去，乃知荀子性恶，贤于孟子性善，孟子只说得习。乙卯。

夜，有龙灯杂以戏名，《伞夫自油车头来》，儿辈往观，余饮酒一壶，醺然酣寝。

三月十一日，戊辰二月二十日，阴，微见日。

以《和钱湘圃七十述怀诗》寄安伯。

二月初十日《晶报》载无锡教育家兼水利家胡雨人坚苦卓绝，为大江南北有数人材，与文学家吴江金松岑夙相投契。后因太湖水利计画意见不合，胡盛气好谩骂，金亦精悍绝人，不甘退让，各以文字相辩驳，往返十数，洋洋数万言，遂至绝交。今胡以肺病死，金乃为挽联以吊之云：有松柏之贞操，有姜桂之辣性，江海一畸人，赋命终成士不遇；论教育是同调，论河渠是政敌，文章两大胆，摧锋直使我难忘。说者谓其议论平允，绰有古人之风。

三月十二日，戊辰二月二十一日，晴，有霜。

二月十六日《新闻报·快活林》载王西神挽徐仲可联云：少日词名，中年宦辙，老福伴清娱，难忘作赋登楼，小别辄相思，俊约邀头，客馆秋灯话夜雨；著书百卷，拓地三弓，结邻甫两月，忽听春音辍响，幽居绝尘事，更谁携手，池塘春水立斜阳。

三月十三日，戊辰二月二十二日，晴。

樱桃盛开，杏花亦红绽矣，春寒，放较迟耳。

录师郑《元旦怀人诗》，《戊辰元旦奉怀陈弢庵太傅、郭匏庵宫保》：左海琼林驻凤麟，戊辰重宴启庚辰。天留元气褒箴爽，治溯中兴降甫申。大集璘彬书万本，耆龄曼羨卜千春。福庐我愿分余庆，捧几追随垫角巾。

卯粮久叹南箕竭，辰拱犹思北斗尊。岁首发蒙符泰始，天心来复转乾元。探珠亥既鸡林购，饌玉辛盘兽炭温。鲁殿灵光存二老，河源俶落峙昆仑。

师郑近作日富而才思日退，如此二首堆垛为之，正如七宝楼台，拆下不成片段耳。